



敘錄





續漢周

珠可藏

玉印

曹子建集叙錄

天祿琳琅書目卷十明版諸書曹子建集一函四冊考
子建集見於隋志者稱三十卷見於唐志者及書錄解
題者皆二十卷見於讀書志及宋史藝文志者則止十
卷比本前後均無序跋目錄後有元豐五年萬玉堂刊

原書目原序作書自誤



志同其書撫印甚精印紙
目錄末葉卷一首葉紙色

不同字體亦異當時先有宋本闕此二葉因為翻刻并
以原書所闕重寫補刊舊有序跋俱經私汰未可知也
四庫全書提要云曹子建集十卷魏曹植撰案魏志植



續漢周
珠可藏
玉印

曹子建集叙錄

天祿琳琅書目卷十明版諸書曹子建集一函四冊考
子建集見於隋志者稱三十卷見於唐志者及書錄解
題者皆二十卷見於讀書志及宋史藝文志者則止十
卷此本前後均無序跋目錄後有元豐五年萬玉堂刊
本記亦分十卷與讀書志宋志同其書撫印甚精印紙
有金粟山房記古色可愛惟目錄末葉卷一首葉紙色
不同字體亦異當時先有宋本闕此二葉因為翻刻并
以原書所闕重寫補刊舊有序跋俱經私汰未可知也
四庫全書提要云曹子建集十卷魏曹植撰案魏志植

本傳景初中撰錄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
內外隋書經籍志載陳思王集三十卷唐書藝文志作
二十卷然復曰又三十卷蓋三十卷隋時舊本二十卷
者為後來合併重編實無兩集鄭樵作通志略亦併載
二本焦竑作國史經籍志遂合二本卷數為一稱植集
為五十卷謬之甚矣陳振孫作書錄解題亦作二十卷
然振孫謂其間頗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中所有者則
摺撫而成已非唐時二十卷之舊文獻通考作十卷又
併非陳氏著作之舊此本目錄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
猶從宋宣宗時翻雕蓋即通考所載也凡賦四十四篇

詩七十四首雜文九十二首合計之得二百十篇較魏
志所稱百餘篇者其數轉溢然殘篇斷句錯出其間鵠
雀蝙蝠句賦均采自藝文類聚藝文之例皆標某人某
文云云編是集者遂以曰字為正文連於賦之首句殊
為失考又七哀詩晉人采以入樂增減其文以就音律
見宋書樂志中此不載其本詞而載其入樂之本亦為
舛謬棄又篇見玉臺新咏亦見太平御覽鏡銘八字反
覆顛倒皆叶韻成文實為迴文之祖見藝文類聚皆棄
不載而善哉行一篇諸本皆作古辭乃誤為植作不知
其下所載當來日大難即當此篇也使此為植作自作

之而自擬之乎至於王宋詩藝文類聚作魏文帝邢凱
坦齋通編據舊本玉臺新咏稱為植作今本玉臺新咏
又作王宋自賦之詩則眾說異同亦宜附載以備參考
乃竟遺漏亦為疎畧不得謂之善本然唐以前舊本既
佚以來嗣後刻植集者率以是編為祖別無更古於斯
者錄而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曹子建集十卷魏曹植撰凡賦四
十四篇詩七十四篇雜文九十二篇目錄後有嘉定六
年癸酉字蓋即文獻通考所載十卷本也其中善哉行
誤收古辭七哀詩不收本辭而收晉樂所奏玉臺新詠

棄婦篇藝文類聚所載回文鏡銘坦齋通編所載王宋
詩均未收入亦未免有所舛漏

以上三書恭錄冠於前代諸家目錄之首

三國志魏陳思王植傳景初中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
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

晉書曹志傳志對武帝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

藝文類聚雜文部魏陳王曹植文章序余少而好賦其
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眾
故刪定別撰為前錄七十八篇

隋書經籍志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別集畫讚五卷漢

明帝殿閣畫魏陳思王讚五十卷類集洛神賦一卷孫

登注類集列女傳頌一卷曹植撰類集

舊唐書經籍志魏陳思王集二十卷魏陳思王集三十

卷別集畫讚五十卷漢明帝撰雜傳類按此即隋

新唐書藝文志陳思王集二十卷又三十卷別集曹植

列女傳頌一卷雜傳

宋史藝文志曹植集十卷宋史僅載十卷蓋元初修宋

偽作柳宗元龍城錄云韓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業李氏

姿嘉落神仙人也拜求為我討是文而仲卿既寤於鄴

報爾仲卿諾之去復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於鄴

中書得子建集三十分為十卷又二十卷兩本俱存無煩仲卿按唐

時陳思王集三十分為十卷又二十卷兩本俱存無煩仲卿按唐

龍城十卷有尹知章解幽思賦漸稀故王銍得託為此語

劉無言作未知孰是明徐渤筆精信為實事又訛韓序

鄭樵通志藝文略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又二十卷北按

宋時二本俱存今無所傳崇晁公武魏曹植子建

也太祖子文帝封植為陳王卒年三十一當作四諡曰

思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援筆

立成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詩

賦頌銘雜論凡百餘篇今集共二百篇通為一卷按此

賦頌銘雜論凡百餘篇今集共二百篇通為一卷與文

獻通考所引晁志不合近汪氏富孫刻宋衢州本

讀書志二十卷與馬氏合今並列此本以備考

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陳思王集二十卷魏陳王曹植

子建撰卷數與前志合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

諸書所有者意皆諸書附益然則亦非當時全書矣其

間或引摯虞流別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

按陳氏當宋末二十卷所謂御覽存者若三十卷本則佚

矣與前志不盡合也所附益則於類書所引摯虞流

別自出原書若宋人附益則於類書所引摯虞流

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思王集無卷數說郭本又經刪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陳思王集十卷晁氏曰魏曹

植子建也太祖子文帝封植為陳王卒年三十一當云

一謚曰思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詞賦數十萬言善屬

文援筆立成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按魏志景初中

撰錄植所著詩賦頌銘雜論凡百餘篇隋志植集三十

卷唐志植集二十卷今集十卷此隋唐志有忘佚者而

詩文近二百篇溢於本傳所載不曉其故此按衢州本與

卷與明人翻刻者皆即晁志所載之本景初撰錄出自

有司稍觸忌者不敢上獻子建文章序賦已有七十八

篇則溢於本傳所載陳氏曰今本二十卷與唐志同其

此其故原不難曉也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中

所有意皆後人附益然則非當時全書矣其或引摯虞流

別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先按王伯厚困學紀聞引曹植拜

先君墓詩出十卷本之外亦非

采取御覽書鈔類聚據此
二十卷本伯厚猶及見之

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曰字號第二厨曹子建集二册

注闕按明文淵閣書目無卷數張萱內閣書目亦無曹集

葉盛策竹堂書目曹子建集十卷

焦竑國史經籍志陳思王二集五十卷按弱侯志不分存佚

朱睦㮮萬卷樓書目曹子建集十卷

祁承燦淡生堂書目曹子建集十卷二册陳思王集四

卷一册按四卷末知何人輯

國朝錢曾述古堂書目曹子建集十卷二本又東阿王

集四册按題東阿王集未知何本

徐乾學傳是樓書目陳思王子建集十卷又曹子建集

十卷四册按自明以來著錄皆無二十卷矣餘各家書目不盡載

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曹子建集十卷前有吳郡徐伯

虬序稱景初中植著凡百餘篇此語誤景初中撰錄百餘篇非子建所著僅百

也餘篇隋為三十卷今卷止十詩文反溢而近二百篇此

語郭子萬程刊布以傳云云按四庫館所收即此因

其自稱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知即文獻通考十卷本

雖無嘉定題識然知郭萬程徐伯虬或宋宣宗時人也

後有疑字音釋一葉按孫記疑郭萬程徐伯虬為宋人非也辨見下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畫記曹子建集十卷題魏陳思

王曹植撰前有吳郡徐伯虬序不著年月稱郭子萬程
雅好是集刊布以傳萬程閩清人嘉靖己未進士官刑
部主事見明詩綜末有曹集疑字音釋二葉即晁氏讀
書志所見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七字收藏有吳氏連
星閣藏書朱長文印按孫氏以郭徐為宋人固誤其引
曹學佳石倉明詩選四集郭萬程字子長福清人有雲
橋集此人名萬程乃詩綜所稱也曹集徐伯虬所云郭
子萬程卷後有郭雲鵬跋此乃名雲鵬字萬程吳郡
人不可與閩人名萬程者混為一也婁東詩派徐伯虬
字子久乃禎卿子嘉靖乙酉舉人孫本有朱長文
印乃書賈偽作北宋因為樂園先生印不足憑也

以上各家書目

文瀾閣傳鈔宋嘉定曹子建集十卷本前無序明人十

明長洲徐氏曹子集活字十卷本此本在李郭之前得
徐氏子建集活字板郭雲鵬云吳中舊有活字印本多
舛錯脫漏此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又有活字本
九行十七字近吳志忠

李廷相曹子建集十卷本正德五年海山居士長安田

父兄役居京師貧而好書却無力以致其學也又恥甘
它技遂游意書肆中流為書僮且賣且讀蓋有宣尼之
所畏也又於成書類事裝約衰無虛日初吾法凡士大
欲購奇異書而新其舊者問邀無虛日初吾法凡士大
李蒲汀在翰林嘗用其人近官職方俾治史記類選諸
書時同官昆山蔡丹厓錢唐陸平野及子因雜出類王
柳懷數十帖俾續治之氏子建集百部行且賣之無餘
矣近亦多同此集貞以無以應之蓋彼活字板初有數
而李曰不可得也貞欲以餽口積板一行求無踰徐氏本
者李曰有亂誤位地而字多魯魚所不能暇顧瀾曰可校
但句有亂誤位地而字多魯魚所不能暇顧瀾曰可校

而與詩之且為序曰初陳王既沒魏文詔令撰錄所著
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不著錄偶出太宗時撰錄少者子
建才名或謂文帝之心不無姑忌肯如唐太宗之購蘭亭
搜悉或為文帝之望為隴外也隋志三十卷乃晉宋以後
乎百篇見以成之去魏不遠諒為總括唐志二卷本蓋
博取散見有亡逸者耳柳頌有賦冠又頌責躬詩表通考所
即隋本而唐又逸十卷且屬其餘賦的又原為吟心必形
載而視甚脫通記亦不屬數雖同非本雖存羊賣骨
刑賦末之諱通記亦不屬數雖同非本雖存羊賣骨
存羊志各出手底書一買致馬郭隗不耻其先故敢輒
與同也世之學士有藏舊本詩在刊之者則禮興東
周而燕之多賢可紀述也舊本詩在刊之者則禮興東
贊銘七卷章表八卷頌贊銘五卷章表六卷九卷李川
詩通移九卷樂府八卷頌贊銘五卷章表六卷九卷李川
九詠摘移十卷賦文序古書文苑李以七步詩附九卷述
散見諸書述行賦出古書文苑李以七步詩附九卷述
賦附十卷按李本於徐本無
所校正惟移易篇次而已

郭雲鵬曹子建集十卷本

有取於漢魏焉乃余觀兩漢去古未遠讀紀傳之篇論
郊廟閣卷之歌憶焉猶想見其人各懷韻風乎可
為經學之徒也又下論於魏晉中數子文學特茂若曹
子建之徒也又下論於魏晉中數子文學特茂若曹
集遺聲也耶宛賦表等質而為廉蓄而冠也鏗乎古
之遺聲也耶宛賦表等質而為廉蓄而冠也鏗乎古
幽憤而有限也悲其可謂古之遺聲也廉蓄而冠也鏗乎古
學之憤而有限也悲其可謂古之遺聲也廉蓄而冠也鏗乎古
也耶然陸平原謝康樂二子則又並祖漢之風而入學升堂務
卓追漢奧庶為近之已視彼馳虛靡才氣慷慨本末協則
何以哉雖然積忠秉貞憤切世用窘東藩遷愴愴焉多
思京之哀矣獨天文明不諒我哉阮凡施而竟殞滅之也
不可謂之矣非天也耶尚賴我哉阮凡施而竟殞滅之也
不式風百世矣乎景初植著凡百餘篇雅好是三十
卷今卷止十文矣乎景初植著凡百餘篇雅好是三十
遂姑仍刊布以傳焉郭雲鵬跋士往往有慨嘆馬雲鵬
有活字印本多舛錯脫漏大夫士往往有慨嘆馬雲鵬

雖不好雅嗜建安諸子曹集之訛竊嘗一正之因梓於
家與好古者並傳焉集端有後序不敢贅誌歲月於後時
嘉靖壬寅春正月既望吳下後學郭雲鵬跋萬曆戊寅
蓮溪周氏重刊

汪士賢曹子建集十卷本李夢陽曰予讀植詩至瑟調
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泣然流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
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
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
叙理然疎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又曰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以行詐重本敦族之
器不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趁時改行效重本敦族之
計而願凋故枝幹委心涕轉徙悲歌如植俾之危疑禁錮
睹事扼腕至於長嘆流涕轉徙悲歌如植俾之危疑禁錮
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飾奪儲時反
掌耳而乃縱酒劇晦以明己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
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哀曲莫白窘迫殒
身至於箕豆之吟吁嗟之為魏人慘不忍歌讀不之兄
第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
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以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

李楨序

息以為名信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道
憤悶發疾
而吳亂天
川為魏之
不
所評楨之不佞也者哉按汪士賢刻二十名家以夢
陽說為序汪本其篇次無改易
自宋嘉定本其篇次無改易

李楨陳思王集十卷本北地李楨序云余稱歲獲侍先
之詩一夕先大人點誦一書余進而請曰大人行所點何
書係何人作先大人曰此陳思王集魏武帝操子文帝

不弟也余曰二帝何如人先大人曰此漢而僭稱帝
者余噤不敢問迺請曰寡人之子僭曰此漢而僭稱帝
一瞬矣何手不傳披乎誦之何津津若乎先大人曰

小子去是非爾所知也遂蓄疑數年已而稍習諸大
曹氏父子兄弟所為竟悟先大人點誦之意時常弗忍
其手澤蠹也護捧自隨于是乎序曰陳思王越諸子魏
瞻即其藝氣格不離建安業已超王超陳思越諸子魏

武終君之臂竊其權並竊其國意屬陳思越諸子魏
瞻即其藝氣格不離建安業已超王超陳思越諸子魏

也襲後不第奸統不臣不襲不奸而招親之過不子於
是乎自放法度之外日惟不襲不奸為所親以之無不當於
世庶幾哉舍己而他屬乎嘗讀陳思為所與績則其所好
期戮力上國流惠下民不欲以翰墨為勳績則其所好
斷所識矣獨憾魏文福心脩却益以傳同好惜哉謝靈
敢試其志弗獲醜僅託一家言以憂生之美遊此陳思
運謂其不及世事但得乎不遊然有憂生之美遊此陳思
然箕雖欲及世事但得乎不遊然有憂生之美遊此陳思
所以善處憂患乎此先大人自點誦意也余於萬歷壬
漢陽郡推毛子一校之爰託梨棗俾藏名山是迺命
辰二月望日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都巡撫湖廣提督軍
務兼制黎平守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尚寶司
卿廣東道御史北地李楨書又毛一公後時諸侯王以
集者魏東阿王曹植子建之集也夫漢魏時侯王以
文著名者獨淮南東阿號稱巨擘東阿應詔賦詩七步
而就淮南受命擬離騷食時而上彼其才華敏贍固
略相埒然淮南與鄴中諸子浮湛翰墨不經庭矣故陳
憲網東阿日與鄴中諸子浮湛翰墨不經庭矣故陳
頓廢辱亦安之而不侮則其品格大倫之變者當以東
甫直以仁許東阿而後村亦謂處人倫之變者當以東

批下匙石寸字後

阿為法即不盡然要匪謾也中丞李公誠心亮節日月
爭光而具有人倫之鑒一言可否衮衮頓分若夫尚論

也母亦尼父錄序不意三萬歷壬辰二月既望漢陽府
推毛一公謹撰

閔齊賢評點曹子建集十卷本 閔殊墨套板增聖皇篇
一首有順陽李衮序偶

張炎小字曹子建集七卷本 張炎序云夫隋珠和璧握
宇宙相循環其謂之何謂其真也詩自三百篇而降莫

古於漢魏晉今之學詩者超近體而上之且必首思王

是又向說思王天挺人豪七步雄才卓絕塵寰迺歷冬
履變色相愈真往見諸歌詠觀遺集可知也非得性

情之正而直接三珍難更僕數若皆剖厥自蕭余叔汝
之和壁與凡諸袖珍難更僕數若皆剖厥自蕭余叔汝

之變色相愈真往見諸歌詠觀遺集可知也非得性

也襲後不第奸統不臣不襲不奸而招親之過不子於
是乎自放法度之外日惟辭賦之為所就親以示無當於
世庶幾哉舍己而屬乎嘗讀陳思為所與績則其所好
期戮力上國流惠下民不欲以翰墨為勳績則其所好
斷所識矣獨憾魏文福心脩却益以傳同好懽故有謝靈
敢試其志弗獲醜僅託一家言以憂生之美遊此陳思
運謂其不及世事但得乎不及世事而憂生之美遊此陳
然箕雖欲及世事但得乎不及世事而憂生之美遊此陳
所以善處憂患乎此先大人自點誦意也余於萬歷壬
漢陽郡推毛子一校之愛託梨棗俾藏名山是迺命
務兼制黎平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尚寶司
卿廣東道御史北地李積書又毛一公後時諸侯王
集者魏東阿王曹植子建之集也夫漢魏時侯王以
文著者淮南王曹植子建之集也夫漢魏時侯王以
而相准南且受命擬離騷食時而上彼其才華敏瞻固
憲網東阿日與鄴中諸子浮湛翰墨不親及世事雖遭麗
頓廢辱亦安之而不侮則其品格大倫有之變者當以東
甫直以仁許東阿而後村亦謂處人倫之變者當以東

阿為法

阿為法即不盡然要匪謾也中丞李公誠心亮節日月
爭光而其有人倫之鑒一言可否袞袞頓分若夫尚論
往古發潛闡幽其於取舍猶競焉而顧不忘茲集也
者雖其繫心手澤哉夫亦有所取爾也昔虞仲隱居放
言而尼以列之逸民俾與伯夷叔齊並垂不朽若陳思
也母亦尼父錄而隱於侯王間者耶則中丞公之刻茲集
推毛一公謹撰虞仲意云萬歷壬辰二月既望漢陽府
閔齊賢評點曹子建集十卷本 閔殊墨套板增聖皇篇
失錄去俟

張炎小字曹子建集七卷本 張炎序云夫隋珠和璧握

宇宙相循環其謂之何謂其真也詩自三百篇而降莫
古於漢魏晉今之學詩者超近體而自三且必首思王
是又何說思王天挺人豪七步雄才卓絕塵寰迺歷冬
履變色相愈真往見諸歌詠觀遺集可知也非得性
情之正而直接三珍難更僕數若皆剗厥自蕭余叔汝
之和壁與凡諸袖珍難更僕數若皆剗厥自蕭余叔汝

盛君獨以思王詩受梓其字畫精絕入體從鍾王末刻
竣命余弁其首予以思王今古才人不能為贊世為知
音必以思王袖珍而珠璧寶之也甚無藉詞蕭然山張
應桂書古永興張炎校萬歷蕭山志云蕭山又名蕭山
山晉置永興縣隋廢入會稽唐置蕭山縣張應桂蕭山
人萬歷壬午舉人順寧通判汝盛乃應桂字炎其從子
也其本顏能校正誤字如鼓擊歌四首俱補入較十卷
有增無刪張炎與光張叔夏同姓名或以為元人非也
張燮陳思王集二卷本已閱漳張燮序云子建知父啟道
中及拜征虜將軍呼有所勅竟醉不能受命稍有覺知
直少長之際內遊不遑彼見夫漢歷將終魏祚行熾脫
當事任處分自難不若先事解免其疑全於倫者大也
文子稱陳思善讓能迂其迹豎儒疑信者參半然考
魏志蘇則傳禪代事起子建發服悲泣古今骨月為帝
而戀戀故主哀不自勝者惟陳王及司馬乎兩入吁赤
心揭於日月矣余謂子建果嗣必堅守服之節而卯金
尚延即子建不嗣而魏者未遽代漢子建以貴公過
守一官以彼其才何地不足自展勝於豆泣釜中救過

不瞻遠遊之冠空邑邑而齋志於盛年也審舉表及陳
諫取國息等表舊集多遺今觀其言曰取齊者田族非
呂宗分晉者韓魏非姬姓且謂乞藏書府不使滅棄臣
死之後事或可思是明知有司馬氏之變痛切談之惜
帝不見丁虞其深卓識豈與不自見其變者同乎哉世
但見夫丁虞輩之擁戴幾任上指因疑其奪嫡而垂涎又
忱翻同不韻因增定陳王集而為揭之如技癢一八斗
才華鬱是巨麗則壇苑久龜麟宗之無侯余言矣按
變字紹和刻漢魏七十家集取汪士賢二十家而廣之
其陳思王集卷雖併如審舉表諫取國
息表皆補舊本之遺張溥之所自出也
張溥陳思王集二卷本詩注然悲之餘讀思王責躬應詔
子渡河之屬既讀升天遠遊仙人飛龍諸篇又翻然
遐征覽思方外也王初蒙寵愛幾為太子子性何翻中
受拘學名為懿親其朝夕縱適反不若一匹夫徒步
慨請試求通親戚賈誼奮節於勾奴劉勝低首於聞樂
斯人感際豈空云爾哉司馬氏睨神器魏忽不祀彼
所網繆者藩防而取代者他族思王之神器魏忽不祀

然則審舉諸文魏宗之磐石也集備羣體世稱似不如其
名不虛即自然高陳王伏地遂謂帝王人臣文體有分
人但見文帝居武成受屈也黃初二令省愆悔過詩
恐淮南中壘不為武成受屈也黃初二令省愆悔過詩
文佛鬱音成於心當此時而猶泣金枕賦感甄必非人
情論者又云禪代事起于建發服悲泣枕賦感甄必非人
身臣漢若然王之心其周文王乎集余將登箕山而問許
由焉按張天如百三家陳思王集因張紹和而輯

楊承鯤建安七子陳思王集本
以孔融宗典論也非建安七子按陳壽志叙陳思而下
至於公幹七人而謝靈運於七子中集詩亦列仲宣表檄
俱以雄壓一代而詩為最俱能入漢堂庶而子建為最
乎以子建之才魏武私誅儀虞踵戮顧潰然自放最嗟
嚴禁下快見讐德祖既誅儀虞踵戮顧潰然自放最嗟
歲則才為之歎也子桓作典論而不及弟至修儀輩
稍涉其怨亦黜不錄嬉朝雁公幹永日思皆風雅之羽
千古若仲宣西京德漣朝雁公幹永日思皆風雅之羽

儀陳思之流亞乎餘子篇什絕少慕古者恨之惟偉長
著論庶幾成一大家言此不錄其詞賦雜述示諸同好
傳之無窮按范堯卿據此論有欲假於四明天一閣亦
以陳思王為首也范本未見余欲假於四明天一閣亦
未能也

陳朝輔建安七子陳思王集本
陳朝輔序畧云陳壽志

安七子謝康樂因之作勸中集詩而魏文姑陽然陳思
思不錄子錄孔少府冠之論者謂此係子桓姑陽然陳思
度越諸子如鍾參軍所云人倫之周孔鱗羽之麟鳳豈
容混總轡者竝置分鑣而北海才大卓犖罕有其儷則
子桓姑陽未必不固予之太過乃考魏志蘇則傳禪代
謂子建以天下讓固予之太過乃考魏志蘇則傳禪代
事子建發服悲泣是殆司馬遊豈其然乎上表求試亦
樂謂公孫不及世事但美邀游豈其然乎上表求試亦
或假擒吳越蜀之名以自掩其魏姓則明司馬
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韓魏非姬國之心而司馬
氏篡奪之禍而痛切未見建安集吾鄉范堯卿司馬
何論文章之士哉世未見建安集吾鄉范堯卿司馬

七子從典論冠以孔少府楊伯翼太守撰有詩序在南
 石編自兩公久即世書亦德滅失傳近吾年友揚仲南
 藏有秘函因出以公賞奇析疑如三河南仲因舉孫器之
 云藏器之孫字器由揚當評云子建如夏鄭曲余曰黃初委
 余曰雖復魏雖三調正聲南仲曰廢諸子獨擅諸子園陳思
 屬閏統建安雅是正聲南仲曰廢諸子獨擅諸子園陳思
 之範圍余曰一石共分陳朝不廢諸子獨擅諸子園陳思
 頑戊寅四明葦庵居士陳朝輔變五
 父撰按原序備論七子文煩不盡錄
 國朝丁晏陳思王年譜一卷于山陽言陳思王可謂達理中
 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初王以仁孝智達魏祖
 時特見寵愛幾為太子者數矣卒日以天性簡易不自彫
 飾其兄適以矯詐御之交結左右日夜為之陳說而王
 一任其兄適以矯詐御之交結左右日夜為之陳說而王
 乘季札慕其賢血誠之言可謂至德矣魏祖召王兄不偏
 而醉之其後臣下希指誣植醉酒悖慢觀其酒賦乃以
 為淫荒之源先王所禁君子所不得立魏之不幸亦漢之不幸
 之辭何所不至陳王之不得立魏之不幸亦漢之不幸

也夫陳王固未嘗忘漢也魏既受禪王發喪悲哭其情
 詩曰遊者嘆黍離行者歌式微送應氏詩曰洛陽何寂
 寞宮室盡燒焚故宮禾黍之感有餘痛馬贈丁廙王粲
 詩曰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稱其父曰皇佐大義凜
 然服事之不忠惟王守臣子之節使其嗣位豈有篡漢之
 事哉天不佑魏子桓承祚父喪在殯大饗受朝設伎樂
 有戲尤不忠不孝其罪上通於天矣而陳王事兄如父終
 無怨尤易世之後猶思敦本睦親上疎王固試彼猜忌之
 君鳥能望其感悟乎且司馬氏之禍陳王固先知之矣
 審舉一疏極論當權者謀能移主威能攝下取齊者田
 族非呂官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藉田說以取齊者田
 田晉六卿魯三桓為諸侯之蠲令陳王得掌朝政必能
 戢司馬之權而奪其柄王賢嗣之見疏亦魏之所絕魏也甚
 亦天厭老瞞之姦推其賢嗣之見疏亦魏之所絕魏也甚
 矣王既不用自傷同姓見放與屈子同悲乃為九愁之
 詠遠遊等篇以擬楚騷又擬宋玉之辭為洛神賦託之
 宓妃不謬哉余嘗歎陳王忠孝之志也而俗說乃誣為感
 甄豈不神女寄心君王猶屈子之志也而俗說乃誣為感
 詩人之有周禮可以云後知人爰而已排時事及其著謬輯為
 人倫之有周禮可以云後知人爰而已排時事及其著謬輯為

斯譜論世知人其亦有取乎此也按丁譜持論正大考
證詳瞻為陳王功臣惟明帝太和元年下引鄴都故事
魏明帝太和築臺始有關於難詩然劉楨應瑒俱
有關於詩不必築臺始有關於難詩又泥東阿二字謂
東阿徒自太和不應世說有文帝令東阿七步詩之語
至以文選陳琳答東阿王牋并示適賦吳質答東阿王
書俱譜入明帝太和三年不知陳琳建安安得至明帝太
文帝與吳質書云徐陳應劉一俱時俱逝安得至明帝太
和三年吳質卒太和四年其稱東阿王者
乃劉慶義蕭德施所加非其原本如此也
以上各家本

曹子建集

年譜

朱緒曾輯

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子建生

魏畧武帝先有劉夫人生子昂字子修 陳志武皇

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王彰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文帝生靈帝中平四年長子建五歲

魏武為兗州牧父嵩為陶謙將張闓所害

初平四年癸酉年二歲

魏武征陶謙

興平元年甲戌年三歲

呂布取兗州 荀彧程昱保甄城范東阿

興平二年乙亥年四歲

魏武破呂布復取兗州

建安元年丙子年五歲

天子遷於許都以曹操為司空車騎將軍

建安二年丁丑年六歲

魏武征張繡長子昂遇害

建安三年戊寅年七歲

魏武 呂布取徐州

建安四年己卯年八歲

原稿作魏武帝

袁紹滅公孫瓚據有四州命子譚熙尚分領青幽冀

三州甥高幹領并州 據文昭甄皇后傳裴松之注

引魏書甄皇后靈帝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至此

年十八歲蓋已適袁熙矣若子建甫八齡耳何得云

欲娶此十年以長之婦乎 按光和五年壬戌十二月

壬戌十二月十五日也

建安五年庚辰年九歲

魏武破袁紹於官渡

建安六年辛巳年十歲

建安七年壬午年十一歲

本傳云曹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按是時鄴地屬袁氏尚未建銅爵臺三國志本不誤後人誤連下太祖嘗見之云云遂謂子建十歲登銅雀臺作賦乃巨謬耳

表紹堯子尚代

建安、平、冬、三、年、一、一、一、

乞降

康表譚

原拜誤為遠字

其年十三歲

魏武取冀州尚敗走長子丕納袁熙妻甄氏是年丕十八歲甄氏年二十三歲女長於男故其後色衰愛

弛為郭氏所讒耳小說家誣子建亦欲得之不考之甚也辨詳洛神賦下

建安十年乙酉年十四歲

魏武斬袁譚遂領冀州收遷家於鄴 丕妻甄氏生

子叡

建安十一年丙戌年十五歲

建安十二年丁亥年十六歲

遼東公孫康斬袁熙表尚傳其首表氏遂滅

建安十三年戊子年十七歲

天子罷三公官以操為丞相 作元武池以肄舟師

本傳云曹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按是時鄴地屬袁氏尚未建銅爵臺三國志本不誤後人誤連下太祖嘗見之云云遂謂子建十歲登銅雀臺作賦乃巨謬耳

袁紹薨子尚代

建安八年癸未年十二歲

袁譚與弟尚爭冀州譚乞降

建安九年甲申年十三歲

魏武取冀州尚敗走長子丕納袁熙妻甄氏是年丕十八歲甄氏年二十三歲女長於男故其後色衰愛

弛為郭氏所讒耳小說家誣子建亦欲得之不考之甚也辨詳洛神賦下

建安十年乙酉年十四歲

魏武斬袁譚遂領冀州收遷家於鄴 丕妻甄氏生

子叡

建安十一年丙戌年十五歲

建安十二年丁亥年十六歲

遼東公孫康斬袁熙袁尚傳其首袁氏遂滅

建安十三年戊子年十七歲

天子罷三公官以操為丞相 作元武池以肄舟師

集中離繳雁賦序云余游於元武陂中即此元武池也但賦不必作於此年陂在鄴曹倉舒卒年十三歲

建安十四年己丑年十八歲

魏武東征長子丕從文帝浮淮賦序云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時予從行是也

建安十五年庚寅年十九歲

武帝紀云冬作銅雀臺裴松之注云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詔云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前朝

思封三代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何焯云植當為桓張溥亦作子桓然是時方封曹植曹據曹豹為侯所謂思封三子為侯是也植字不誤潘眉云丕於十五年未受朝職至十六年始為五官中郎將張何二家改子植為子桓但據兄弟之次序不考受爵之先後皆似是而實非者也緒曾按丕立為丞相副故不與諸子齒魏武詔亦不得稱丕之字曰子桓魏武封在十二月己亥六年正月庚辰天子報減戶口萬五千分所讓封三子為

侯此詔因讓戶故不言及丕其爵職亦無甚先後也
建安十六年辛卯年二十歲

本傳云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每進見難問應
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 武帝紀
云春正月天子命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
丞相副注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口萬五千分所
讓三縣封三子植為平原侯據為范陽侯豹為饒陽
侯食邑各五千戶據此丕已為丞相副監國植等不
過封侯迨魏國既建進公為王丕始為魏太子耳
離思賦序云建安十六年大軍西征馬超太子留監

新城表作新成宜按

秋七月公西征魏文帝感離
尔居守老母諸弟皆從

頃亦關中作

一歲

是年阮瑀卒 登臺賦本傳云太祖常視其文謂植
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倫下筆成章願當面試
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城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

可觀太祖甚異之 太平御覽引

賦序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

作據此知登臺賦作於此時

康詩字誤

原序字誤作自

侯此詔因讓戶故不言及丕其爵職亦無甚先後也
建安十六年辛卯年二十歲

本傳云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每進見難問應
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 武帝紀
云春正月天子命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
丞相副注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口萬五千分所
讓三縣封三子植為平原侯據為范陽侯豹為饒陽
侯食邑各五千戶據此丕已為丞相副監國植等不
過封侯迨魏國既建進公為王丕始為魏太子耳
離思賦序云建安十六年大軍西征馬超太子留監

國植時從焉 武帝紀秋七月公西征魏文帝感離
賦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
述行賦云觀秦政之驪墳亦關中作

建安十七年壬辰年二十一歲

是年阮瑀卒 登臺賦本傳云太祖常視其文謂植
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倫下筆成章願當面試
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城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
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太平御覽引
魏志作使各
自為詩 文帝登臺賦序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
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據此知登臺賦作於此時

光祿大夫荀侯誅冬十月魏武征孫權侍中光祿大夫荀彧薨

建安十八年癸巳年二十二歲

武帝紀云天子命公為魏公加九錫 叙愁賦序云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為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

故令予作賦方輿紀要四十九里曹植常悲吟於此故府

武帝紀云秋八月天子聘公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

於國 按子建為平原侯邢客容為家丞劉楨為庶子

應瑒亦為庶子文帝臨渴賦序云建安十八年至譙

從行也

建安十九年甲午年二十三歲

本傳云十九年從封臨菑侯 本傳云留守鄴戒之

曰吾昔為頓邱今年二十三歲思此時所行無愧於

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汝可不勉與 植別傳作昔

吾為穎令穎乃頓字之訛 東征賦序云建安十九

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宮省楊修亦有出征

賦云公命臨菑守於鄴都是也 裴潛傳注韓宣字

景熙渤海人也為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

冗散在鄴嘗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

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濘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

道邊植嫌宣不忝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為太子言以為辯黃初中為尚書郎嘗以職事受罰於殿前已束縛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渤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曰是子建所道韓宣耶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綿纏禪及其

原禪膝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 按此事不必定在此年姑載於此

建安二十年乙未年二十四歲

十一月魏武征漢中 贈丁儀王粲詩詩云從軍度函谷驅車度西京文選注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行女哀辭序云家王征蜀蓋作於此乎摯虞文章流別論哀辭建安中文帝與臨菑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為之哀辭 文選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注魏畧曰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菑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

書云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者是也
建安二十一年丙申年二十五歲

武帝紀云天子進公爵為魏王 是年封彰鄆陵侯
亮平鄉侯彪壽春侯

與楊德祖書云僕少小為文章迄至今二十五年矣
建安二十二年丁酉年二十六歲

本傳增邑五千并前萬戶 王仲宣誄誄云建安二
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
薨王粲傳云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又徐幹陳琳劉楨
並以二十二年卒陳孔璋答陳思王牋云并示龜賦

初學記劉楨在曹植坐厨人進瓜楨命為賦促立成
俱在此年之前

釋思賦云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予以兄弟之愛心
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按郇戴瑯公子整奉從叔父
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郇侯二十三年薨無子
按此賦不定此年作姑附於此

說疫氣云建安二十二年疫氣流行

武帝紀云冬十月以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 本傳
云植既以才思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
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

勵飲酒不節而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
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 裴松之注魏畧丁儀字正
禮太祖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
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
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議論嘉其才
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
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不得尚公主而興臨菑侯親
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立植而儀又共贊之
廩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廩少有才姿博學洽
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廩嘗從容謂太祖

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特達其殆庶
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
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下所以種福
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
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何如廩曰此
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
所敢與及廩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
君不問明闇父不聞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
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况明公加之
以明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

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
廩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典畧
楊修字德祖是時臨菑侯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
與修書云云修答書云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
以驕縱見疏而植故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 魏
志王粲傳潁川邯鄲淳注魏畧淳一名竺字子叔博
學有文章又善倉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
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數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
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聞淳名因起淳欲使在文
學官屬中會臨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

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
取水自澡訖傳粉科頭坐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
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耶於
是更著衣幘整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
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聖賢名臣烈士優劣之差
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
武行軍倚伏之勢迺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
與抗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時
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立植淳屢稱植才由是五
官將頗不悅按陋哉魏畧之言也子建性本簡易不

尚詭奇何以酬酢無聞裸裎相對非劉李之嫚人等
諸洗足無幼安之自訟遽爾科頭跳盪疑狂俳優殊
賂日之夕矣曷言歸哉乃復談天縱辨括地逞辭似
秦延君之說書類馬服子之論戰唇乾舌燥亦云憊
矣昔山吏部以一字拔人王太尉以三語識俊但存
神契何取多談假令倨肆如斯矜炫若此臨菑侯母
乃反胃邯鄲生未必傾心斯則極擬高深轉形褊淺
者也 楊俊傳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客
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
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二年車駕至

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
荀彧傳子惲嗣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
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彧及彧卒惲又與植善而與
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 明帝紀注世語
孔桂字叔林太祖表騎都尉太祖既受桂五官將及
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
於臨菑侯因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

康轉駙馬

原年誤作附字



罪黃初元年隨例

言此附遂剝之

以上丁儀丁廙楊修邯鄲淳楊俊

心許為人事事發有

尚詭奇何以酬酢無聞裸裎相對非劉李之嫚人等
諸洗足無幼安之自訟遽爾科頭跳盪疑狂俳優殊
眊日之夕矣曷言歸哉乃復談天縱辨括地逞辭似
秦延君之說書類馬服子之論戰脅乾舌燥亦云憊
矣昔山吏部以一字拔人王太尉以三語識俊但存
神契何取多談假令倨肆如斯矜炫若此臨菑侯母
乃反胃邯鄲生未必傾心斯則極擬高深轉形褊淺
者也 楊俊傳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
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
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二年車駕至

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
荀彧傳子惲嗣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
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彧及彧卒惲又與植善而與
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 明帝紀注世語
孔桂字叔林太祖表騎都尉太祖既受桂五官將及
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
於臨菑侯因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
之及太祖薨文帝即位未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例
轉駙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貨賂許為人事事發有
詔收問遂殺之 以上丁儀丁廙楊修邯鄲淳楊俊

荀惲孔桂俱迎武帝意欲立子建者儀廩修俊桂後俱被殺淳惲亦幸免耳

賈詡傳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謝曰願將軍恢崇德業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魏略吳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五官中郎將及諸侯

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遊五侯矣世語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質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歎戲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誠實不足也又世語及楊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世子從之修果

原傳

原平誤傳字

走疑焉

桓階傳魏國初建為

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有寵階數

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嗣公規密諫前後懇至注
魏書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
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甫以植問臣誠惑之於是太祖
篤於守正深益重焉 邢容敬源避名傳字子昂是時諸
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容者
遂以平原侯植家丞容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
合庶子劉楨諫曰家丞邢容北士之彥少秉高節元
靜淡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詩人並

列左右而植禮遇殊特容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
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
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為反側後參丞相軍轉東
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竝贊翼
其賢太祖問容容對曰以庶代宗先代之戒願陛下
深重戒之太祖謝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轉太保
衛臻傳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
儀等為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 毛玠傳字
孝先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而愛玠密諫曰
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

白而無人焉太祖由是疑焉 桓階傳魏國初建為
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有寵階數
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嗣公規密諫前後懇至注
魏書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
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甫以植問臣誠惑之於是太祖
篤於守正深益重焉 邢容源避名傳字子昂是時諸
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容者
遂以平原侯植家丞容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
合庶子劉楨諫曰家丞邢容北士之彥少秉高節元
靜淡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詩人並

列左右而植禮遇殊特容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
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
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為反側後參丞相軍轉東
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竝贊翼
其賢太祖問容容對曰以庶代宗先代之戒願陛下
深重戒之太祖謝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轉太保
衛臻傳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
儀等為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 毛玠傳字
孝先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而愛玠密諫曰
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

聞後羣會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崔炎原名敬避傳字季珪時未立太子臨葛侯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召令密請於舟炎露板答曰蓋

康聰 原年誤為總

如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

然歎息遷中尉後太祖疑炎與楊訓書不遜賜炎死

人上賈詡吳質桓階邢容衛臻毛玠崔炎皆勸魏

康對字原年誤為對

太子者詡小人也然異日子建對鄢陵侯

彰亦以表民事是此非賈詡之言乃子建之言也詡多陰謀文帝之不廢因交結宮人左右此與魏徵之

康鳳字照原年誤為鳳

殺建戎用以是文帝即位首以詡為太尉致為孫

自彫勵以讓自處使如唐文

季珪子建之妻叔父也露板之答與子建行馳開司

馬門心思正合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

違制命還家賜死然子建有謝妻改封陳王表賜死

未可盡信崔君苗為曹志婿子建之孫壻曹與崔世

為婚姻至於季珪之死文帝蓋終以子建之戚而構

之而謂為丁儀所間者亦非也

本傳云植常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

聞後羣會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
昌也 崔炎原名敬避傳字季珪時未立太子臨葛侯有
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請於舟炎露板答曰蓋
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如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
統炎以死守之植炎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
然歎息遷中尉後太祖疑炎與楊訓書不遜賜炎死
以上賈詡吳質桓階邢容衛臻毛玠崔炎皆勸魏
武立丕為太子者詡小人也然異日子建對鄢陵侯
彰亦以袁氏事是此非賈詡之言乃子建之言也詡
多陰謀文帝之不廢因交結宮人左右此與魏徵之

教建成相似是以文帝即位首以詡為太尉致為孫
權所笑殊不知子建不自彫勵以讓自處使如唐文
皇恐隱巢之禍魏武必先唐高而親見之矣至於崔
季珪子建之妻叔父也露板之答與子建行馳開司
馬門心思正合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
違制命還家賜死然子建有謝妻改封陳王表妃賜死
未可盡信崔君苗為曹志婿子建之孫壻曹與崔世
為婚姻至於季珪之死文帝蓋終以子建之戚而構
之而謂為丁儀所間者亦非也

本傳云植常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

公車令坐死由是植罷日衰注載魏武故事載令曰
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

康

案 異日嘗作異目



門至金門令吾異日視此兒矣又令曰

諸侯長吏乃帳下吏知吾出軌將諸侯行義否從子
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
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以誰為心腹也 世
說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
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
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 范蔚宗書章華太

子注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菑侯曹植飲醉共載

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彰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
修殺之時年四十五矣

開司馬門事諸書所說不同 水經注穀水注渠水自

自此南直宣陽門經緯通達皆列馳道往來之禁

一同兩漢曹子建嘗行御街犯門禁以此見薄

本傳魏武故事所云私開司馬門為得其實若世語
云既命其各出一門又勅令無出將觀其能出以奉
王命乎抑欲其不出以守侯度乎以修之才策必能
料之何至使子建斬守者以獲罪楊修豈愚騃者乎
且魏武又止云恐吾適出又復私出不聞有斬守事
也司馬彪續漢書謂子建與楊修共出司馬門謗訕

公車令坐死由是植寵日衰注載魏武故事載令曰
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
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日視此兒矣又令曰
諸侯長吏乃帳下吏知吾出軌將諸侯行義否從子
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
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以誰為心腹也世
說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
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
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 范蔚宗書章華太
子注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菑侯曹植飲醉共載

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彰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
修殺之時年四十五矣

開司馬門事諸書所說不同水經注穀水注渠水自

自此南直宣陽門經緯通達皆列馳道往來之禁

一同兩漢曹子建嘗行御街犯門禁以此見薄

本傳魏武故事所云私開司馬門為得其實若世語
云既命其各出一門又勅令無出將觀其能出以奉
王命乎抑欲其不出以守侯度乎以修之才策必能
料之何至使子建斬守者以獲罪楊修豈愚騃者乎
且魏武又止云恐吾適出又復私出不聞有斬守事
也司馬彪續漢書謂子建與楊修共出司馬門謗訕

鄢陵愈不足據彰與子建未嘗有隙又何致以謗彰而殺修乎或謂命丕及子建各出一門欲使丕犯私出之令而廢之也是計乃斬守倉吏斬侍妾之故智魏武雖詐未必行之於其子使果有此謀楊修豈不知之乃竟以欲廢丕者陷子建耶必不然然則子建私出門者特所謂任性而行以犯禁自晦使魏武不能改嫡耳子建讓兄之心雖魏武亦知之蓋非此不能讓也陳普石堂集春華建安曹子建秋實西京張釋之父事邪顯奴七子黃初便作萬年基注云邪顯君子也而植惡之楊修下儀小人也而植愛之既以無禮怨父復以不弟失兄始與浮薄之人同處及其始終如孤豚家國未幾亦覆八代詞人皆謬用其心者也陳石堂於子建事迹未考覈故其言如

此不足辨也

建安二十三年戊戌年二十七歲

武帝紀秋七月西征九月至長安

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年二十八歲

傳云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

吁有所敕戒植不能受命於是

康征虜

原亦誤作征虜



秋曰植雖行太子飲焉逼而醉

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按魏氏春秋殆

非也子建自醉耳豈不能逼之乎是時樊城圍急魏

武欲徙許都非以子建為才必無是命以知太子雖

鄢陵愈不足據彰與子建未嘗有隙又何致以謗彰而殺修乎或謂命不及子建各出一門欲使丕犯私出之令而廢之也是計乃斬守倉吏斬侍妾之故智魏武雖詐未必行之於其子使果有此謀楊修豈不知之乃竟以欲廢丕者陷子建耶必不然然則子建私出門者特所謂任性而行以犯禁自晦使魏武不能改嫡耳子建議兄之心雖魏武亦知之蓋非此不能讓也陳普石堂集春華建安曹子建秋實西京張釋之父事刑顯奴七子黃初便作萬年墓注云刑顯君子也而植惡之楊修丁儀小人也而植愛之既以無禮怨父復以不弟失兄始與浮薄之人同處及其始終如孤豚家國未幾亦覆八代詞人皆謬用其心者也陳石堂於子建事迹未考覈故其言如

此不足辨也

建安二十三年戊戌年二十七歲

武帝紀秋七月西征九月至長安

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年二十八歲

秋七月樊城被圍本傳云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注魏氏春秋曰植雖行太子飲馬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按魏氏春秋殆非也子建自醉耳豈丕能逼之乎是時樊城圍急魏武欲徒許都非以子建為才必無是命以知太子雖

立而植寵猶未衰也子建之醉所以力避兵柄厥後任城見害而東阿幸免者亦以未獲兵權耳所謂操心危慮患深也

秋殺王薄楊修本傳云太祖論始終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楊修植益內不自安注典畧二十五年秋公以修前後漏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是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修死百餘日而太祖薨世語修與賈逵王凌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嘗就質慮事有關忖度太祖意豫為作答數餘條修教門下

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故修遂以交構賜死 范蔚宗後漢書言修逆為答記不言與子建忖度又言操於此忌修且以袁氏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按范書不言因子建見殺是也魏武殺修實以袁甥之故前此因袁氏欲殺修之父彪賴孔融救之彪老不足患而修有才策所以與孔融俱殺也

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年二十九歲

侍太子宴坐詩俱作於建安末
月魏受禪改元黃初

康延安當作延康

立而植寵猶未衰也子建之醉所以力避兵柄厥後
任城見害而東阿幸免者亦以未獲兵權耳所謂操
心危慮患深也

秋殺王薄楊修本傳云太祖論始終之變以楊修頗
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楊修植益內
不自安注典畧二十五年秋公以修前後漏言教交
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是以死之
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修死百餘日而太祖薨世
語修與賈逵王凌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嘗就質
慮事有關忖度太祖意豫為作答數餘條修敕門下

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
故修遂以交構賜死 范蔚宗後漢書言修逆為答
記不言與子建忖度又言操於此忌修且以袁氏之
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按范書不言因子建見殺
是也魏武殺修實以袁甥之故前此因袁氏欲殺修
之父彪賴孔融救之彪老不足患而修有才策所以
與孔融俱殺也

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年二十九歲

寶刀賦鷓鴣賦大暑賦侍太子宴坐詩俱作於建安末
三月改元延安十一月魏受禪改元黃初

魏黃初元年

武帝誅 正月庚子魏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謚曰
武王二月丁卯葬高平陵 任城王彰傳太祖至洛
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注魏略曰彰至謂臨菑
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
兄弟乎

本傳曰植與諸侯並就國蘇則傳初則及臨菑侯植
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
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
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摛

康 正字

原存 誤寫止

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注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
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
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
遊追恨臨菑侯植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
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
而則以為為已欲下馬謝焉傅巽目之乃悟據此知

康 原存

倍字 疑陪字

國十一月受禪是時吾位諸臣
建之哭華歆輩曾聞之乎 慶

康 黃初

原存 誤寫王承

文帝紀云十一月
祚改延安為黃初

魏黃初元年

武帝誅 正月庚子魏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謚曰
武王二月丁卯葬高平陵 任城王彰傳太祖至洛
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注魏略曰彰至謂臨菑
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
兄弟乎

本傳曰植與諸侯並就國蘇則傳初則及臨菑侯植
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
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
何也則謂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搗

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注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
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
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
遊追恨臨菑侯植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
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
而則以為為已欲下馬謝焉傅巽目之乃悟據此知
魏武既葬諸侯各就國十一月受禪是時吾位諸臣
于建等不在其列子建之哭華歆輩曾聞之乎 慶
文帝受禪表 慶受禪上禮表 文帝紀云十一月
丙午漢帝禪位庚午王升壇即祚改延安為黃初

本傳云文帝即位誅丁儀丁廙並其男口 按雙丁之見殺也文帝自恨之也初太祖欲以丁儀尚公主文帝必有不樂於儀者故力沮之丁私憾於文帝迎太祖意而欲立子建至謂子建依附二丁以希奪嫡必無是也

求祭先王表當在是年

〔正九尾狐表〕

世五字左刪去

黃初二年辛丑年三十歲

本傳云監國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注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况植骨

月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本傳云其年改封鄆城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濮州鄆城縣州理城在故鄆城中魏文帝以臨菑侯植為鄆城侯太平寰宇記陳思王臺在鄆城西二里許

魏畧云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鉄鑽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伏地涕泣太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郝氏以此事列四年徒封雍邱王其年雒陽後杭云魏畧所載皆規模梁孝王事而忘其失實

卞后傳注魏書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
法為有司所奏帝令太后弟奉車都尉蘭蘭持公卿
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
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為言注臣松之曰
文帝問占夢周宣曰吾夢磨錢欲使文滅而復愈更
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此陛下家事雖
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時帝欲治植之
罪逼於太后但加貶耳

唐李氏獨異志云魏陳思王曹植與文帝不協文帝
即位嘗欲害之又以思王太后之愛子不敢肆心因
召植遊華林園飲酒酣醉之密遣左右縊殺使者以
弓絃三縊不死而絃皆頓絕植即驚覺左右走白帝
帝自是後不敢復害植

文選注曹植罷朝表曰行至延津受安鄉侯印綬求
出獵表曰臣自招罪釁徙居京師待罪南宮求習業
表曰雖免大誅得歸本國據此知子建得罪居京師
居京師後免罪仍歸臨淄至延津受安鄉侯印綬也
然子建遭讒非一次又常為王畿倉輯所奏見文館
史不盡載也

誅

學宮頌孔子廟碑 文紀三月詔以議郎孔羨為宗

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禦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詳見孔子廟碑

下

文紀六月丁卯夫氏甄氏卒 甄后傳六月遣使賜死於鄴是時甄年四十文帝年三十五郭后陰貴人俱有寵魏文帝之甄后與漢武帝之陳后皆夫少於妻始悅其色迨色衰愛弛怨恚隨之所以死也若蒲生行乃武帝作鄴都故事以為甄后非也其辭有云邊地多悲風樹木何條條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甄后居鄴安得有邊地從軍之語子建蒲生行浮萍

篇及棄婦篇皆不為甄后作猜疑方甚避死不暇何至和甄詩耶

黃初三年壬寅年三十一歲

謝徙封甄城王表 本傳云三年立為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文紀云三月乙丑封帝弟鄆陵公彰等十人皆為王夏四月戊申立鄆城侯為鄆城王 錢大昕史考異云任城諸王皆由公進封植以罪貶侯且是縣王非郡王

初制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按封二子為公謝恩章云封臣息男苗為

高陽鄉公志為穆鄉公在此時賀鳳皇黃龍見表
中山王褒傳黃初三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褒上書贊
頌又云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作子建表蓋同時
所上表中云鳳凰復見於鄴南延康八月石邑縣言
鳳凰集故云復見也

洛神賦云黃初三年余朝京師何義門曰朝京師實
在四年而賦云三年蓋子建不忘漢之心不忍以獻
帝之延康為黃初元年也然子建三年四年俱朝京
師是時文帝猜忌方深朝不即見故四年復朝洛神
賦作於三年贈白馬王作於四年 宋書禮制云魏

黃初三年始奉璽朝會蓋禪位後是年始行元會之
禮子建不應不至來朝不得見故史闕書也

黃初四年癸未年三十二歲

本傳云四年徙封雍邱云本傳云責躬應詔詩其年
朝京師上疏獻詩二篇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任城王誅 文紀云六月甲戌任城王彰暴薨於京
師謚曰威世說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
后閣共圍棋正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
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
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

卒復欲害東阿稱東阿亦失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

得復殺我東阿魏氏春秋謂彰問重綬將有異志故

來朝不得即見彰忿怒暴薨子建詩云會節氣到洛

陽任城王薨可謂微而顯矣立言之體也

贈白馬王彪詩云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

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薨至七月與白馬

還國

襲封雍邛王表 太平寰宇記雍邛縣陳思王襲封

雍邛王表云禹祠原在此城禹廟讚亦此時作

鄠食其讚太平寰宇記雍邛縣鄠食其墳

懷親賦 序云濟陽南澤按濟陽與雍邛俱屬陳留

郡子建正月朝京師七月歸鄠城後仍徙封曹邛

黃初五年甲申年三十三歲

黃初五年令

黃初六年乙巳年三十四歲

本傳云六年帝東征還過雍邛幸植宮增邑五百

七步詩郝經續後漢書六年丕東征還過雍邛宮令

植作詩不憐之增戶五百荀宗道注引七步詩世說

始分東阿此七步中成詩不成者當大發應聲便為

詩云云帝深有慙色御覽引魏志文帝嘗欲害植以

其無罪令植七步為詩若不成如軍法今魏志無其事太平廣記引世語魏文帝與陳思王植此稱陳思王亦舉其謚同輦出遊逢見兩牛在墻間鬪一牛不如墜井而死詔令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得道是井更不得言其死走馬一百步令成四十言步盡不成加斬罪子建策馬而馳既援筆賦云云賦成步未盡復作三十言自愍詩煮豆云云

黃初六年令

慰情賦序云黃初六年

謝賜衣表答語云皇帝問雍邛王則賜衣在此年

黃初七年丙午年三十五歲

文帝誅 文紀云夏四月丙辰疾篤五月辛巳文帝

崩于嘉德殿年四十六月立太子叡即皇帝位戊寅

葬首陽陵 注邛城王植為誅云云按邛侯當作雍

邛王

獻文帝馬表又上先帝賜鎧表上銀鞍表謝鼓吹表

冬至獻履襪表獻馬表獻璧表多作於文帝時

輔臣論 夏四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

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

馬懿並受遺詔輔嗣王 陳禹謨本北堂書鈔以大

將軍為曹仁不知仁薨於黃初四年三月丁未宋本
無人姓名乃陳誤加也

太和元年丁未年三十六歲

本傳云太和元年徙封浚儀

太和二年戊申年三十七歲

本傳云二年復還雍邱

朔風詩昔我往矣朱華未晞今我旋止素雪云飛言
去雍邱至浚儀今復旋雍邱也又云昔我同袍今我
乖別言文帝崩也 求自試表本傳云植嘗自憤怨
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注魏畧曰植雖上此

表猶疑不見用 明紀云正月丁未行幸長安夏四
月丁酉還洛陽宮注魏畧曰是時譎言云帝已崩從
駕羣臣迎立雍邱王植京師自下太后羣公盡懼及
帝還皆私察顏色下太后悲喜交集欲推始言者帝
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大司馬曹休謀 明紀云秋九月庚子大司馬曹休

薨

太和三年己酉年三十八歲

轉封東阿王謝表本傳云三年徙封東阿

遷都表序云余初封平原轉臨菑中命鄆城遂徙雍

叩改邑浚儀而未將適於東阿蕭常續後漢書云曹
封陳留畧去從浚儀還雍邛方輿紀要倉庫縣在監
利縣北八十里相傳曹植曾建城邑立倉庫於此監
利在非子建所
治乃地利之誤

本傳云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志

會稽典錄虞歆字文肅歷郡守節操高麗魏曹植為
東阿王東阿先有三十碑銘多非實植皆毀除之以
歆碑不虛獨全焉見北堂書鈔碑類

異苑曰陳思王字子建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岩岫
間有誦經聲清通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
欽心祇異便有終焉之志即傲而則之今之梵唱皆

植依擬所造也一云陳思王遊山忽聞空裏誦經聲
清遠道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為神仙聲道士效之作
步虛聲也宏明集陳思王曹植字子建武帝中子十
歲誦詩書十萬餘言善屬文每讀佛經留連嗟玩以
為至道之宗極轉讀七律升降曲折之響世皆調而
則之遊魚山間有聲特異清颺哀婉因倣其聲為梵
讚今法事有魚山梵即其餘奏也按子建未嘗倣佛
求仙方有意自試憂國憂家豈遁入異端乎良以陳
王高才名重後世緇黃依託而為此說耳裴松之採
掇極富亦不載此事其妄不足辨

太和四年庚戌年三十九歲

明帝紀云二月戊子詔刻文帝典論立於廟門之外
是時子建尚存張華博物志云典論陳思王辨道論
云云近人輯典論者遂取之不知文帝典論中斷無
稱陳思王之理博物志蓋並引二書也

上宣后誄表 宣后誄 明帝紀云六月戊子太皇

太后崩秋七月武宣下后祔葬於高陵

征蜀論 明帝紀秋七月詔大司馬曹真大將軍司
馬宣王伐蜀九月詔真等班師

太和五年辛亥年四十歲

求通親親表 本傳云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
致其意詔報曰已敕有司如王所訴將作大匠楊阜
傳時雍邛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
又陳九族之義

陳審舉表 本傳云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魏明帝
答東阿王論邊事詔書見文館詞林卷六百六十四
有云何乃謙卑自同三監答表中三監之釁臣自當
之之語已注于陳審舉表後

求習業表 魏畧曰是時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
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

復被取乃上書云云

謝賜奈表 本傳云其年冬詔諸王朝是表作於是年冬蓋諸王赴六年正月元會於五年冬已至京師表中云奈以夏熟今則冬生知作於冬也

太和六年壬子年四十一歲

元會詩 本傳云六年正月朝京師

改封陳王謝恩章 謝妻改封表 本傳云其年二

月以陳四縣封植為陳王邑三千五百戶唐李吉甫元和郡縣

志陳州獻帝末陳王龍為袁紹所殺國除為陳郡曹魏復為陳國以東阿王植為陳王植子志徙封濟者

北又為陳郡晉宋因之

贊社文 序曰余前封鄆城侯轉雍邱經離十載塊

然守空飢寒備嘗聖朝憇之故封此縣按自為鄆城

侯至此年方十載籍田說蓋亦作於此耳

平原懿公主誄 文昭甄皇后傳太和六年明帝愛

女淑薨追謚叔為平原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之從孫

兄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從弟德為之承甄

氏姓封德為平原侯襲公主爵

明帝紀云十一月庚寅陳思王植薨 本傳云植每

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

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日峻迫寮屬皆賈豎下

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
事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嘗汲汲無歡遂發病薨
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

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志遂營為墓居

錄東阿魚山即曹子建聞梵處有墓在焉山上有臺
二曰柳書曰羊茂觀皆傳為子建讀書處二臺名

義不甚可解魚山一名吾山即漢武
帝瓠子歌云吾山平分鉅野溢是也

子志嗣定封齊王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

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

自少

二言莫有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
尚書祕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植前後

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並
前九百九十戶曹志字允恭晉書有傳謚法過
而能改曰思以上子建諸文擇其可據者附之不
一一編年懼鑿也

東阿縣魚山陳思王墓道隋碑文云王諱植字子建

沛國譙人洪源共九泉並深崇比峻自制

與戶斗日昌興焉其後建國開基周室顯霸業

於東都彰茅封於譙邑茅同瓊根寶葉詩芳蘭如讀如

為莫朽軒冕相傳襲縉紳如為而讀不絕此乃備頌典

母母同與聊可梗概而言矣逮承相參承與迺成王室

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
事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嘗汲汲無歡遂發病薨
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

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志遂營為墓居

錄東阿魚山即曹子建聞梵處有墓在焉山上有一臺名

二曰柳書曰羊茂觀隄皆傳為子建讀書處二臺名義不甚可解魚山一名吾山即漢武帝瓠子歌云吾山平分鉅野溢是也

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
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
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
尚書祕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植前後

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並
前九百九十戶曹志字允恭晉書有傳謚法過
而能改曰思以上子建諸文擇其可據者附之不
一一編年懼鑿也

東阿縣魚山陳思王墓道隋碑文云王諱植字子建

沛國譙人洪源共九泉並深崇比峻自制

與戶斗日 昭興焉其後建國開基周室顯霸業

於東都彰茅封於譙邑茅與瓊根寶葉蒔芳蘭如讀如

為莫朽軒冕相傳襲縉紳如為讀不絕此乃備頌典

母母同 聊可梗概而言矣逮承相參承與迺成王室

道勲隆重位登上宰受國平陽自茲厥後鳴鸞佩玉
飛蓋交映 祖嵩漢司隸太尉公執掌三事從容論
道美著阿衡之任不亦宜乎 父操魏太祖皇帝資
神龍虎剖判鬱以開基名頌讖牒謠敬真神火運告
終土德承麻援據圖錄享有天下驟改質文馳遷正
朔英雄之氣蓋有餘矣——昆。丕魏高祖文皇帝紹即
四海光澤五都負辰明堂朝宗萬國允文允武庶績
咸熙正踐昇平時稱宣晏黃龍表瑞驗兆漳濱玉虎
金雞恒綸宇宙 王乃黃內通理愠愠同淑哈英睿
哲稟於自然博愍愍與由於天縱佩金華以邁四氣

抱玉操如

為如讀

忽風霜綴瞻藻於孩年攝首什於孺

歲尋聲制賦應詔題詩詞采昭灼子雲遙慚於吐鳳

文華理富仲舒遠愧於懷龍又能誦萬卷於三冬觀

千言於一見才比山藪思並江湖清詞蕩蕩若藜葩

之蔚鄧林綠藻妍妍如河英之照巨海武庫太官之

譽握捉之器者矣也但祿由德賞頻享 皇爵建安十

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改封臨菑侯都不以責任為

懷直置清雅自得常閑步文籍偃仰琴書朝覽百篇

夕存吐握使高據擅名之士侍宴於西園園與振藻

獨步之才陪遊於東閣皇初二年皇初避隋諱茲臣謗

奏遂貶爵為安鄉侯三年進立為王詣京師面陳濫
謗之罪 詔令復國自以懷正信如如讀見疑抱利
器而無用每懷悲慨頻啓頻奏四月改封東阿王五
年以陳前四縣封縣同復封為陳王以諛言說同數

陳徙都

原年誤寫徙字

裏頻 徙都汲汲無歡遂發憤
營墓魚山傍羊茂臺平生遊陟

有終焉之所既如如讀而為年代賈遠兆塋崩淪塋同茂

響英聲遠而不絕至十代世孫曹永洛等去皇朝

皇建二年蒙前尊孝照 皇帝恢宏古典敬立二王

崇奉三恪永洛等於時膺符表貢面陳照 皇親酬

聖 詔比經窮討皆存實錄蒙 勅報允興復靈廟

饋嗣蒸嘗四時虔謁使恭恭嗣子得展衷誠之願禁

熒孝孫長畢昊天之恩遂雕鏤真容鑄金寫形庶使

○○相度永救而不泯七步文宗傳芳猷於萬葉者

也其詞粵粵與日同古字維王磐石斯固締緒攸長

波連溟渤枝帶扶桑分珪作瑞建國開疆蕙樓茵閣

遠邁靈光其器調高奇風草梳朗草與談人刮舌靈

地曜掌東閣晨開西園夜賞松華桂茂玉閨金響閨

潤其聲馳天下道冠生民才驚曠古德重千鈞混之

不濁磨而不磷如何一旦萎我哲人其三山舟易失日

奏遂貶爵為安鄉侯三年進立為王詣京師面陳濫
謗之罪 詔令復國自以懷正信如如讀見疑抱利
器而無用每懷悲慨頻啓頻奏四月改封東阿王五
年以陳前四縣封縣同復封為陳王以詭言詭與數
構奸臣內興十一年裏頻 徙都汲汲無歡遂發憤
而薨時年卅 以即營墓魚山傍羊茂臺平生遊陟
有終焉之所既如如讀年代賈遠兆塋崩淪塋與茂
響英聲遠而不絕至十代世孫曹永洛等去皇朝
皇建二年蒙前尊孝照 皇帝恢宏古典敬立二王
崇奉三恪永洛等於時膺符表貢面陳照 皇親酬

陳書

聖 詔比經窮討皆存實錄蒙 勅報允興復靈廟
饋嗣蒸嘗四時虔謁使恭恭嗣子得展衷誠之願榮
榮孝孫長畢昊天之恩遂雕鏤真容鑄金寫形庶使
○○相度永敕而不泯七步文宗傳芳猷於萬葉者
也其詞粵粵與日日同古古字維王磐石斯固締緒攸長
波連溟渤枝帶扶桑分珪作瑞建國開疆蕙樓茵閣
遠邁靈光其器調高奇風草梳朗草與談人刮舌靈
地曜掌東閣晨開西園夜賞松華桂茂玉閨金響閨與
潤其聲馳天下道冠生民才驚曠古德重千鈞混之
不濁磨而不磷如何一旦萎我哲人其三山舟易失日

車難駐壹謝人間長尊堦路尊與風哀松柏墳穿狐
兔何世何年還成七步其迺考維昆廟定洪基受圖
應麻運合紫微一辭皇闕永背象吐教隨日轉響逐
雲飛其大隋開皇十三年歲次皇 之吉 王漁洋
居易錄東阿縣魚山陳思王墓道有隋碑書法雜用
篆隸八分甚古又云此碑文不極工考歐集古錄趙
金石錄及近代金薤琳琅石墨鐫華金石志俱不及
載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右東阿王廟碑叙
子建封爵與史多同惟本傳云黃初二年貶爵安鄉
侯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為鄆城王四年徙封雍

成王

成子能誤

儀二年復還雍邛三年徙封
王碑於黃初三年之下云四

太和之四年為黃初之四年

又中脫徙封浚儀雍邛諸事耳傳稱堯時年四十一
碑作三十一按傳建安十九年太祖征孫權使植留
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邛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
無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矣通鑑考異引此文云植
今年年二十三則死時當年四十一矣本傳云三十
一誤也今讀此碑則知隋以前其本已誤故碑亦承
其誤而今本乃作四十一者後人因溫公之言追正

車難駐壹謝人間長尊堦路尊與風哀松柏墳穿狐
兔何世何年還成七步其迺考維昆廓定洪基受圖
應麻運合紫微一辭皇闕永背象吐教隨日轉響逐
雲飛其大隋開皇十三年歲次星之吉王漁洋
居易錄東阿縣魚山陳思王墓道有隋碑書法雜用
篆隸八分甚古又云此碑文不極工考歐集古錄趙
金石錄及近代金薤琳琅石墨鐫華金石志俱不及
載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右東阿王廟碑叙
于建封爵與史多同惟本傳云黃初二年貶爵安鄉
侯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為鄆城王四年徙封雍

邛王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邛三年徙封
東阿六年二月封為成王碑於黃初三年之下云四
年改封東阿王則誤以太和之四年為黃初之四年
又中脫徙封浚儀雍邛諸事耳傳稱堯時年四十一
碑作三十一按傳建安十九年太祖征孫權使植留
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邛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
無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矣通鑑考異引此文云植
今年年二十三則死時當年四十一矣本傳云三十
一誤也今讀此碑則知隋以前其本已誤故碑亦承
其誤而今本乃作四十一者後人因溫公之言追正

之耳碑文云父操魏太祖武皇帝昆丕魏高祖文皇
帝於於父字上空一字武皇皇上空一字丕字上空一
字碑又稱齊孝昭皇帝皇字上空一字至皇建二字
係年號不應空格亦空一字蓋書碑之人不學無術
故有此失也文稱齊朝皇建二年蒙前尊孝昭皇帝
怵宏古典敬立二王崇奉三恪據北齊書在皇建元
年八月未孰是碑書黃初為皇初避隋諱又以博
愍為博敏既如為既而非瑩為北瑩王閏為玉潤又
書其詞粵以粵為日與太公碑正同銘詞四章章皆
八句獨首章多惟王二字王阮亭居易錄載此文疑

惟王之上尚有闕文乃於其詞下空六格又不知粵
與日通而以粵字接惟王為句皆謬也 王昶金石

萃編云按魚山在東阿縣大清河西岸東阿縣志稱
即漢武帝所塞決河歌瓠子者也史記武帝紀天子
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又武帝
瓠子歌云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
當即此魚山下之大清河也志又稱山有東阿王墓
其下有廟而不言廟中有碑蓋志之疎也碑叙植先
世云祖嵩漢司隸太尉公職掌三事從容論道美著
阿衡之任不亦宜乎而不詳嵩之所自出蓋為陳思

諱也三國魏書武帝紀亦云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
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
本末蓋已先為武帝諱也注引續漢書曰嵩字巨高
靈帝時代崔烈為太尉吳人作曹瞞傳及郭班世語
並云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
兄弟也是嵩之本姓為夏侯氏矣碑叙嵩字直接丞
相參畧去常侍騰其為陳思諱者更分明也東阿王
薨年實四十一碑書作冊有壹今榻本冊字右一豎
已泐微在其蹟作卅形有字全泐壹字尚存末筆以
當諦視始辨之其詞粵之下碑只空二字居易錄云

空六格者必是當時所見本遂誤認以粵惟王三
字為銘銘詞上有闕文因上空六格以足成二句也
如讀為而不特既如為既而而蒔芳蘭如莫朽抱玉
操如忽風霜懷正信如見疑如字皆當讀作而也談
人刮舌疑即括囊之義以刮為括也攝首什於孺歲
握捉之器者也首什握捉二義未詳 左暄三餘續
筆隋立曹植碑而字多作如蒔芳蘭如莫朽抱玉操
如忽風霜懷正信如見疑既如年代夏遠釋文序錄
謂北人言者如而靡異皆緒曾按近刻居易錄如武
授堂金石跋云碑前叙子建封爵頻三徙都蓋依魏

志為文後又稱十一世孫曹永洛等齊皇建二年蒙
口尊孝昭皇帝恢宏古典敬立二王崇奉三恪永洛
等於時膺符表貢面奉昭皇親承聖詔蒙勅報允興
復靈廟雕鏤其容其記子建廟祀所起如此北齊書
孝昭紀皇建元年詔昔武王克殷先封兩代漢魏二
晉不廢茲典及元氏統祚不率書章朕纂奉大業思
宏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
奏其禮儀雖式亦仰議之今碑所稱即指其事但以
為皇建二年者下紹在元年八月議定施行當為二
年各從其實書之也曹魏系出自虞故以曹氏備三

恪之一當時先復古制史文不惡載賴此以知其槩
古刻流傳何可沒哉碑云黃內通理及懷正信如見
疑皆避中字如見疑者如與而通也 山左金石志
云右碑高七尺廣四尺二寸五分二十二行每行四
十三字隸書有額無題字似有畫象已不能辨書體
兼篆隸其中增損假借之字已載錢氏跋中尚有未

康
素
蘊
淑
吟
英
上
疑
有
韻

淑
含
英
作
五
字

照
原
本
山
園
作
西
菌
讒
言
作
詭
言
風
格
疏

典冊作典毋丞相作承相字縣

良
下
木
目
未
補
疋
也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鄆州東河縣魚山一名吾山

志為文後又稱十一世孫曹永洛等齊皇建二年蒙
口尊孝昭皇帝恢宏古典敬立二王崇奉三恪永洛
等於時膺符表貢面奉昭皇親承聖詔蒙勅報允興
復靈廟雕鏤其容其記子建廟祀所起如此北齊書
孝昭紀皇建元年詔昔武王克殷先封兩代漢魏二
晉不廢茲典及元氏統祚不率書章朕纂奉大業思
宏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
奏其禮儀雖式亦仰議之今碑所稱即指其事但以
為皇建二年者下紹在元年八月議定施行當為二
年各從其實書之也曹魏系出自虞故以曹氏備三

恪之一當時先復古制史文不惡載賴此以知其槩
古刻流傳何可沒哉碑云黃內通理及懷正信如見
疑皆避中字如見疑者如與而通也 山左金石志
云右碑高七尺廣四尺二寸五分二十二行每行四
十三字隸書有額無題字似有畫象已不能辨書體
兼篆隸其中增損假借之字已載錢氏跋中尚有未
及者如茅封作苧封典冊作典毋丞相作承相宇縣
作宇縣蓋淑吟英西園作西園讒言作詭言風格疏
朗作風草梳朗皆是也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鄆州東河縣魚山一名吾山

在縣東南二十里瓠子歌曰吾山平分巨野溢魚佛
鬱兮迫冬日即此山也曹子建每登此山有終焉之
志及亡葬於山下宋樂史太平寰宇記魚山一名吾
山魏陳思王曹植葬其西亦其所封之國也周迴十
二里宋本有此今
萬本刪去

杭世駿三國志補注名勝志載曹子建墓在通許縣
之七里岡成化九年大水墓崩一穴入視隧表碣曰

雍邱王雍邱今之杞縣距通
葬斯地耶緒曾按陳思王葬

東阿古無異議通許崩墓乃好事不讀史者附會耳

東

距

通

距字
原本誤寫
詐字

杭氏取之誤矣

居易錄門人國子監助教趙善德州人前戶侍景毅
繼之孫也家藏一玉鑪云耕夫得之古冢中冢有斷
碑云君諱植字子建始疑是陳思王者考之乃北齊高
植墓按高氏渤海蓆人正今德州境然北齊書竟不
載植姓名何也

梁庾肩吾經陳思王墓詩公子獨憂生叩壟擅餘名
采樵枯樹盡犂田荒隧平寔追宴平樂詎想謁承明
且余來錫命兼言事結成飄飄河朔遠颭颭颶風鳴
鷹與雲俱陣沙將蓬共驚枯桑落古社寒鳥歸孤城

在縣東南二十里瓠子歌曰吾山平分巨野溢魚佛
鬱兮迫冬日即此山也曹子建每登此山有終焉之
志及此葬於山下宋樂史太平寰宇記魚山一名吾
山魏陳思王曹植葬其西亦其所封之國也周迴十
二里宋本有此今
萬本刪去

杭世駿三國志補注名勝志載曹子建墓在通許縣
之七里岡成化九年大水墓崩一穴入視隧表碣曰
曹子建墓按曹植徙封雍邱王雍邱今之杞縣距通
許四十里而近豈植真葬斯地耶緒曾按陳思王葬
東阿古無異議通許崩墓乃好事不讀史者附會耳

杭氏取之誤矣

居易錄門人國子監助教趙慶德州人前戶侍景毅
繼之孫也家藏一玉鑪云耕夫得之古冢中冢有斷
碑云君諱植字子建始疑是陳思王者考之乃北齊高
植墓按高氏渤海蓆人正今德州境然北齊書竟不
載植姓名何也

梁庾肩吾經陳思王墓詩公子獨憂生叩壑擅餘名
采樵枯樹盡犂田荒隧平宜追宴平樂詎想謁承明
且余來錫命兼言事結成飄飄河朔遠颭颭颶風鳴
鷹與雲俱陣沙將蓬共驚枯桑落古社寒鳥歸孤城

隴水哀茄曲漁陽慘鼓聲離家來遠客安得不傷情
宋薛尚功浪語集陳思王墓詩喬松產崇岳託跡大
高亢飄搖風雪場蜷曲蛇龍狀干霄竟何事勁節良
獨壯下有椒桐秀遠入煙霞望天意固有在人情亦
云妄苦乏柔苗蔭清霜重且傲居然嗟彼其坐使出
其上至哉文身子三以天下讓

國朝梁佩蘭六瑩堂集經東阿懷陳思王北河無順
流風來忽奔瀉清晨達東阿日出光未灑昔在陳王
時此地盛車馬城堞連魚山宮殿露鴛瓦笳簫樂游
讌賓從會風雅人代一以移歲月不相假我來訪陳

迹緬邈千載下狐狸嘯荒塚禽鳥飛四野長歎分古
今浩歌付嘔啞王風日淪替誰是知音者又黃星自
天應黃龍向譙見老瞞執漢柄子桓受漢禪氣數當
鼎分諸葛早已辨王躬被袞冕功業欲一建志復吳
國仇讖料典午變陳情請自試不得效尺寸賦詩抒
懷抱飲酒託荒讖身世常憂危榮辱非所戀三讀然
豆歌哀傷淚如霰

國朝李良年陳思王墓建安才名人不及公子分封
此都邑銅爵西陵曲未殘釜中何事相煎急一從玉
樹掩荒郊漳水無情日夜流二千年間人事改斷垣

康原存落一字未補

零落餘松楸豐碑別起臨官道華亭書法今代少沈
史備兵大封樹依然靄夕陰未許鼉鼉穴沙草游俠
風流世共傳祇今誰繼鄴中篇元芝不復來神女白
洛川生前華屋紛無數玉盤金鳧渺難據

惟有文章光燄長一杯且酌陳王墓

國朝劉嗣綰陳思王墓勝地追梁苑賢王並魯宮聲
名三國最文藻一家工屈宋衙官列應劉侍從中衣

瓜李游方盛芙蓉宴未終爭

康解佩思文甫

原存落佩字

解佩思交甫分香竟乃翁詩
門戶斯為禍藩房詎見功山

河此年少亂世各英雄魏闕書徒獻周親表未通霸
圖希自試家變迭相攻苦語真然豆傷心到轉蓬才
應八斗盡命合七哀窮去路遮須遠前塵洛浦空崔
臺歌舞散麟冢古今同骨已枯劉表碑誰立孔融露
槩移禁苑冰井隔榛叢漳水迴流碧魚山夕照紅建
安篇什在遺恨平秋蟲

陳壽本傳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
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携隙傳
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
陳壽王衛二劉傳傳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

零落餘松楸豐碑別起臨官道華亭書法今代少沈
史備兵大封樹依然雷夕陰未許鼉鼉穴沙草游俠
風流世共傳祇今誰繼鄴中篇元芝不復來神女白
猶應向洛川生前華屋紛無數玉盤金鳧渺難據
惟有文章光燄長一杯且酌陳王墓

國朝劉嗣綰陳思王墓勝地追梁苑賢王並魯宮聲
名三國最文藻一家工屈宋衙官列應劉侍從中衣
冠推鄴下軒蓋照江東瓜李游方盛芙蓉宴未終爭
傳賓館譽別擅選樓風解佩思交甫分香竟乃翁詩
章悼黃鳥詞賦感驚鴻門戶斯為禍藩房詎見功山

河此年少亂世各英雄魏闕書徒獻周親表未通霸
圖希自試家變迭相攻苦語真然豆傷心到轉蓬才
應八斗盡命合七哀窮去路遮須遠前塵洛浦空雀
臺歌舞散麟冢古今同骨已枯劉表碑誰立孔融露
槃移禁苑冰井隔榛叢漳水迴流碧魚山夕照紅建
安篇什在遺恨平秋蟲

陳壽本傳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
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携隙傳
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
陳壽王衛二劉傳傳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

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容徐幹之粹者也衛覲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或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嘏用才達顯云

魚豢曰諺云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妨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今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

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左思魏都賦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旂則威噉秋霜
摘藻則華縱春苑

魚豢魏畧云陳思王精意著作飲食損減得反胃病

也御覽人
事部胃

晉書文苑傳序獨彼陳王思風道舉備乎典奧懸諸
日月

金樓子立言篇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詞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遺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

金樓子立言篇顏回希舜所以早亡賈誼好學遂令
速殞楊雄作賦有蔓腸之談曹植為文有反胃之論
文中子中說可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矣以天下讓
時人莫之知也阮逸注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為太
子植不自雕厲飲酒晦迹兄文帝矯情自飾求為嗣
人不知子建署兄耳

文中子中說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阮逸
注親親表典矣出師表深矣

晉李瀚蒙求仲宣獨步子建八斗宋徐子元注南史
謝靈運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

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博識安可繼之宋無名
氏釋常談云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靈運常云天

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

一斗按元明類書八斗俱云南史謝靈運傳檢宋書

及南史靈運傳無此語駱賓王詩陳思八斗才

李商隱詩用盡陳王八斗才徐寅詩閑賦宮詞八斗

才宣和書譜曹植甫十歲善屬文若素構自詩道云

士風流掃地而植以八斗之才

宋曾慥類說引玉箱雜記曹子建七步成章號繡虎

按元明類書或云三國志或云世說檢二書俱
無此語俗本世說補有之蓋據類書以增入也
宋陳亮龍川集三國紀年附錄論曹植云曹操取天
下於群盜之手可以為能矣要何嘗不藉漢以為名

也得間遂取之是猶謂之天乎植之所以不能安也
况使之嗣事哉力不足以周旋於其間苟安而成之
若表而去之皆非其心也自放於法度之外於事何
所堪立嫡以長所從來舊矣乃足煩經營也大業既
已濟因頓廢辱蓋亦安之而不悔然猶惓惓累疏求
一出其力自劾抑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涕泣而
道之者耶三代衰孔氏之學又泯沒而無傳其於君
臣父子兄弟之間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孔子之
謂仁者也

元郝經續後漢書議曰予讀植求通親表及陳情表
贈白馬王彪詩未嘗不為流
馬也愛兄之道若此其盡也
終身無微冀使冢嗣不搖而

東流下原亦為漢字

甘處藩服及任城問璽毅然責以表氏事則為弟之
道亦盡也夫豈能興難而不銜之不置操死而身未
冷削奪其爵趣使就國禁錮終身而族丁儀丁廙鳴
乎二人之六言一歲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康恩字

原亦誤寫恩字

月之禍興為晉之甲兵原注

永康元年趙王倫誅賈后橋詔殺汝南王亮賈后殺暉
同討倫誅之太安元年長沙王又殺同永興元年東
海王越殺又討成都王穎幽之卒越復伐河間王顯

也得間遂取之是猶謂之天乎植之所以不能安也
况使之嗣事哉力不足以周旋於其間苟安而成之
若表而去之皆非其心也自放於法度之外於事何
所堪立嫡以長所從來舊矣乃足煩經營也大業既
已濟困頓廢辱蓋亦安之而不悔然猶惓惓累疏求
一出其力自劾抑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涕泣而
道之者耶三代衰孔氏之學又泯沒而無傳其於君
臣父子兄弟之間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孔子之
謂仁者也

元郝經續後漢書議曰予讀植求通親表及陳情表

陳情表集中未見或與贈白馬王彪詩未嘗不為流
即陳審舉求自試歟涕也親親之情若此其篤也愛兄之道若此其盡也

雖為操所愛不自矯飾終身無徽冀使冢嗣不搖而
甘處藩服及任城問璽毅然責以表氏事則為弟之
道亦盡也夫豈能興難而不丕銜之不置操死而身未
冷削奪其爵趣使就國禁錮終身而族丁儀丁廙嗚
呼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矣丕真寡恩哉自是骨肉之禍興為晉之甲兵原注

惠帝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殺汝南王亮賈后殺暉
永康元年趙王倫誅賈后逼帝禪位永嘉元年齊王
同討倫誅之太安元年長沙王又殺同永興元年東
海王越殺又討成都王穎幽之卒越復伐河間王顥

南陽王模殺河間宋之鼎鑊原注南史宋文帝殺其弟江夏王義康裴子野
 曰宋之鼎鑊齊之香火原注南史齊明帝忌高武子孫欲盡除之以問始安王遙
 吁可畏哉當以次行之遙先有足疾上嘗令乘輿入
 每與屏人久語上索香火鳴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入
 會上疾暴甚遙先遂行其策殺河東王隋之絞縊原
 鉉等七王於是太宗世祖諸子皆盡矣隋之絞縊注
 隋書煬帝即位矯高祖之唐之了天原注唐書太子
 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建成殺之
 至臨湖殿秦王世民射建成殺之盡為管蔡之狠詭無
 而戮之尉遲敬德射元吉殺之復常棣之友第皆不啟之也
 當太和之際司馬懿得
 政而天望實歸之植即言取齊者田族非呂中分晉
 者趙魏非姬姓而叡竟弗察嗟乎有一賢王而不用
 畀之區區之爽忍死待懿以託昏童而魏果亡植之

識慮若此其志可哀已隋王通云陳王達理者也以
 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又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
 以典可謂知植矣陳壽謂思王文才富豔足以自通
 後葉然不能遠防終至携隙楚則失之而齊不為得
 豈知言哉

明王世貞書陳思王植傳後云陳思王與文帝同母
 弟也文帝即位之二年即風監國謁者論劾其罪名
 而欲誅之以太后之救而幸免然亦瀕死者數矣蓋
 以武帝之世有奪嫡之謀而未遂故也而王仲淹乃
 曰思王以天下讓夫豈其情哉與楊修善則修為之

擬答與丁儀丁廙善則儀廙為之請嗣雖有百口無以自解然丕方矯情自適而植乃任性而行乘車馳道中與伐吳伐吳二曹仁誤醉不能受命此雖非臣子當云救曹仁之節然觀過知仁可以見思王之無意奪嫡而貪功名者如三子輩成之也仲淹殆得其微矣雖然思王之失職成之者三子也而啟之者武帝也考之漢建安十五年司徒趙溫辟丕茂才而坐溫選舉不以實免官十六年始拜五官中郎將案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元美以為丕位不及而植已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植誤之矣是時同母之兄任城尚未侯也二十一年而任城始

侯鄆陵則思王已加食邑至萬戶又時時對人稱說其才而欲立之豈所以安思王哉不特一思王也鄧哀王沖僅十三歲而亦欲立之及其亡也乃謂文帝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噫是何言歟厥後以任城之彊勇毒思王削而移徙藩國若傳舍幽憂疎隔亡異囚竄至使文帝後謂臣下家兄孝廉是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蒼舒者沖小名也嗚乎孰非武帝啟之哉如意不死呂后而死漢高攸不斥

陶豫章幸而免耳然亦危矣魏畧

召任城至洛而已

任城乃謂臨

原祖字原存誤為祖



擬答與丁儀丁廙善則儀廙為之請嗣雖有百口無以自解然丕方矯情自適而植乃任性而行乘車馳道中與伐吳伐吳二字當云救曹仁醉不能受命此雖非臣子之節然觀過知仁可以見思王之無意奪嫡而貪功名者如三子輩成之也仲淹殆得其微矣雖然思王之失職成之者三子也而啟之者武帝也考之漢建安十五年司徒趙溫辟丕茂才而坐溫選舉不以實免官十六年始拜五官中郎將案五官中郎將置官為丕位不及而植已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植誤之矣是時同母之兄任城尚未侯也二十一年而任城始

侯鄆陵則思王已加食邑至萬戶又時時對人稱說其才而欲立之豈所以安思王哉不特一思王也鄧哀王沖僅十三歲而亦欲立之及其亡也乃謂文帝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噫是何言歟厥後以任城之彊勇毒思王削而移徙藩國若傳舍幽憂疎隔亡異囚竄至使文帝後謂臣下家兄孝廉是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蒼舒者沖小名也嗚乎孰非武帝啟之哉如意不死呂后而死漢高攸不斥武帝而斥晉文定陶豫章幸而免耳然亦危矣魏畧又謂太祖疾甚驛召任城至洛而已廼任城乃謂臨

菑侯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臨菑侯曰不可不見
袁氏兄弟乎然則斯言也王仲淹之所以稱讓任城
之所以毒而思王之所以終免也

晉書琅玕王奐傳封顯義侯刁協奏昔魏臨菑以邢
顯為家丞劉植為庶子今侯幼時宜選明德帝曰臨
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生矇
弱何論於此

十六國春秋南涼錄禿髮儁次子明德歸雋爽聰明
儁擅其寵之年始十三為高昌殿賦援筆立成影不
移漏儁擅覽而嘉之擬之曹子建

南史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
文才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王儉曰我家東阿也

北魏彭城王勰傳勰以寵愛頻煩乃曰臣聞兼親疎
而兩並異同而子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
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非獨曹植遠羨於臣
是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
名相忌吾與汝道德相親

洛陽伽藍記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利日益千
金因以為名昔都水使者陳勰所造太平寰宇記訛
作陳思王造

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曹王廟在常樂鄉像光湖南
金輿村相傳為曹子建

元陸友仁硯北雜志陳思王讀書臺在冀州

明謝肇淛文海披沙陳思王作七宗美

明都印三餘贅筆譙樓鼓角之曲有三弄相傳為曹
子建作其初弄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
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
難又難今角音之嗚嗚者乃難字之曳聲耳按此因
子建怨歌行云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而附會耳

卷五

喜雨詩并序

太和三十六年六月三日三麥不收百姓分為飢饉

卷九

區別

哀秋三季之四忽兮涼風青女展扇而秋也

於山穴

此系古補并題

卷七

事道短尺序

此序在補北題

此詩前

曹子建集補遺

從草稿錄出並校記

年譜

應補在東阿縣魚山陳思王墓道隋碑條之前
另作一條

通典太和六年陳王薨明帝詔陳相為國王制服云若
正名實司空議是也且謂之國相而不稱臣制服則亦
名實有錯若去相之號除國之名則傷親親之恩也宜
釋輕從重優崇之大義也

又應補在十六國春秋條之後

南史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
才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王儉曰我家東阿也

嚴可均校輯曹子建集十卷目錄一卷

應補入叙在
丁晏年譜前

右曹子建集魏陳思王曹植也植字子建武帝庶子文帝同母弟魏志本傳甚詳本傳未載者魏氏代漢子建發服悲哭文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相有哭者何也事載蘇則傳陳壽良史慎許可兩傳互相明讀者當自得之初子建有寵幾奪嫡或代漢將再造之勳際於鼎分帝業矣時移勢異萬事皆非能無悲哭悲哭不專為漢然當革命之期尤有生同慨荀文若撓九錫而殞身忠之屬也子建此舉尤可教忠而何千五百餘年篤論之士若未讀蘇則傳者此可見史家予奪具有權衡矣東漢尚風節而子建之精光浩氣長留天地者間者在文辭不在風節偶持風節要不由此增重也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功其次有立言久而不廢此之謂不朽子建德薄于魏有罪于漢無功惟是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手文則兩京具體詩為百代宗工是能立言不朽視立德立功曾何懸別先嘗剛定別撰為前錄七十八篇有自序景初中詔譔錄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而其子苗志家藏及士大夫家所傳寫在錄外者又數百篇晉初荀勗等合編為陳思王集隋志有三十卷唐志有二十卷又三十卷兩本俱亡於唐亂北宋撫拾叢殘得二百十五篇實

二百六篇重編為曹子建集十卷舛錯漏甚多張溥增補之舛漏仍多余搜括羣書所載得賦五十九詩百二十一雜文百四十凡三百二十篇並附收十六篇皆注明出處孤離瑣屑重惜碎金題在辭亡亦留闕目隋唐舊本誰相略存焉編定十卷錄一卷丁敬禮嘗語子建曰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今茲校輯良由于建集亡而其光氣發見必不可湮若云後世輯本極為精博惟以王子歲立冬前三日謹叙錄按嚴輯本極為精博惟以王宋詩即棄婦篇未考演繁露蘇鶚演義引千里唾井之句據圖經以大饗碑銘為子建作而置六代論不收詰咎文不引困學紀聞仍訛為誥咎辨正論內九箴引陳思王論昔堯舜禹湯文武云云及金樓子所引漢二祖優劣論宋人三國文類所載文帝誅吳械韻補所載諸贊之類俱未采其餘仍有挂漏甚矣蒐輯之難也然已度越諸家本數倍矣

卷一

元暢賦

眾才所歸書鈔政術 此係序文應補於名曰元暢下

緬日際而來王文選顏延年 此句補於賦末一行另

懷親賦

平原原字是

節遊賦

飛陞陞字是

卷二

閒居賦

翹寒風而開襟沈約選潘岳西征賦注

願同衾於寒女文選郭泰機

娛賓賦

踰周公之棄餐棄郭作素按棄即吐哺之意今從初學記改

慰子賦慰字是

九愁賦

無軌軌字是注改軌郭作軌

九華扇賦

攄微妙以歷時結九層之華文爾乃浸以芷若拂以江

蘿搖以五香濯以蘭池應補在因形致好之上

寶刀賦

飛光鑑於天庭爰告祠於太乙

洛陽賦

蓬萊生於禁闈本至尊之攸居 于今之可悲下二句應補空

一字原缺

寶刀賦

飛文藻藻字是注改藻一作義

遷都賦

鄆城鄆字是

卷四

芙蓉賦

退潤王守進文帝廷文選劉休元擬古詩注 應補在疎芳柯以從風之上

酒賦

嗟麴蘖之殊味應補在亮茲美之獨珍下仍缺六字空格可也

諒千鍾之可慕何百觚之足云其味亮升久載休名應補 在其味有宜城醪醴之上

離思賦

欲畢力於旌麾力郭誤方 小注應補

太子留建國文帝紀是年丕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此序稱太子留監國知子建無奪嫡意

右小注應補

閒居賦

時薄暮而起予予郭誤雨類聚作予是也予讀如與此小注應補

續補 亦從草本校出

元暢賦

止同契於稷高

高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乃繇高稷百官公卿表高作司徒五行志商祖契讀曰

與先列反東方朔傳契為鴻臚注與高同本作契後省耳廣韻高殷祖也篇古文

陶神知機槁理表微

二句據聊作斯賦名曰元暢書鈔

補書鈔原本下有庶以司馬相如為上林賦控引天地古今十六字託不可讀

怨伶夔之不存

夔郭作蔓干以上兩條小注當此改祿字書通

九愁賦

咸蕪穢而倚傾

此下小注須刪

節遊賦

亢高軒以迫眺

軒郭誤眺誤眺輕

小注只用此七字餘刪

感節賦

願寄軀於飛蓬

商風入帷

書鈔歲時部秋

此句應補在末另一行

感時賦

惟淫雨之永降曠三旬而未歸

文選鮑明遠苦熱行注

悲命賦

哀魂靈之飛揚

文選江文通別賦注

思歸賦

何層雲之沈結兮悼太陽之潛匿雨淋漓而累注芳心

憤憤以悽毒

吳械韻補五質毒痛也引曹植思歸賦

此上三賦原本如無應補於第三卷之後

離繳雁賦

情惆悵而內傷張郭作焉

贈白馬王彪

脩阪造雲日

阪文選作坂陸德明經典釋文漢和帝名

脩阪造雲日

阪文選作坂陸德明經典釋文漢和帝名

脩阪造雲日

阪文選作坂陸德明經典釋文漢和帝名

一曰山脊也漢書皇甫晏屯觀坂坂與阪同然說文有

諱無坂釋文引思王詩作阪是也宋楊彥齡筆錄禮不

是階但彼來而此歸小注照此改

太平御覽濮州羊角城陳思王愁臺基甚高太平寰宇

記愁臺在郟城縣西二里陳思王為郟城王因築臺於

此應補於洛神賦之前中山王哀案之後

龍封雍邱王表

太平寰宇記雍邱縣周武王克殷封夏後東樓公於杞

是為杞國即此地也漢為雍邱縣隸陳留郡魏為雍邱

國封郟城王植為雍邱王

周武以下應補

黃初四年

此句乃山以昭反

寄身於草野作野

蘇少卿書

仰首嗽朝露

嗽朝作嗽朝
友傳作仰嗽

飲之根刻連

根一作根刻連
此句下及子外後只取此句字即接上句之句云

嘆之俗間

嘆之俗
作嘆之

青精款為

何為客中東

海客東傳
作何

此句原在石中只此七字便作客中

誠於多即陵

即陵下深為山向十而字亦別

自傷各孤兒

老幼各傷作何
云一作少老之作各

而各一為

雷如作讚若知

雷如作讚若知
作能與宋志作雷如

大如為

清微重而南為山信中

親在石門似不及治信中 蘇日尚少感日苦了 何定憂彈

酒與世南公要道不煩句據宋 為世知

茂傳神如博也

之世了

天地長久即作六

全如克始

太乙當空國

太乙當空國
此序稱太乙當空國知子建三層塔云

新思賦

明也暮而起于

明也暮而起于
如與詩取相傳云云

此句亦有此句

咀嚼清高

咀嚼清高
此句惟御覽中此句下及子外後只取此句字即接上句之句云

俯視文

軒似曉帝紫殿保不喜作喜 千載為常歡一笑未娛樂

教未與白字紫殿

教未與白字紫殿
此句下及子外後只取此句字即接上句之句云

壽之為也

如子記係危作壽之為也

如子記係危作壽之為也
此句下及子外後只取此句字即接上句之句云

壽之為也

國

國朝
藏書

